

中日常怀侠客梦

西方文化中时时可见骑士文化的影子，而东方的侠客文化则更为历史悠久。“山川异域，风月同天”，同处亚洲，虽然日本文学中，以古代背景写新的故事，通常被归类为时代小说，但是其中所流露出的点滴总与中国武侠小说不谋而合，我更喜欢称之为日本的武侠小说。

日本武侠小说中人物出现最普遍的大概就是宫本武藏了，由此更是衍生出了数百种相关的电视剧、游戏、动漫等。似乎每个人眼中、每部作品中都有一个不同的宫本武藏形象。而木下昌辉则用连作短篇的方式，从不同敌人的视角出发，多角度塑造出了一个丰满生动的宫本武藏形象。《敌人的名字是宫本武藏》一书更是让我深深感受到了中日共通的侠客精神，不少内容虽不尽相似，却总是能无端让人联想到看过的中国武侠小说中的一些桥段，这大抵就是所谓的千古文人侠客梦吧。亚洲文化大环境下两国滋生的文学和而不同，但都呈现出了对快意恩仇的憧憬，江湖的向往。

剧情上面，看完全书，最后宫本武藏对养父无二的宽恕，不仅仅是放下仇恨，更是一种自我救赎与自我升华。书中在最后通过他人的视角来描述，宫本武藏身上曾有过决定献身武道远离女色的那种气质，变得不再躲避女人，有了家室，这大概是一种更人性化的改变，宫本武藏变得更加是一个“真人”了。无端的让人想到了金庸在《天龙八部》里透过扫地僧说出的那句“王图霸业，血海深仇，尽归尘土”。大抵共通的文化环境下，在中日两国的作者眼里，真正的高手无论身心都做到真正的“豁达”，达到一种“空的”境界，亦或者是因为能够看开，放下，才能成为真正的绝顶高手。

细节上面，无二视角的一章最后，感受到武藏的刀砍来，无二闭上了双眼，“头被砍下了吗？无二感到胸前的十字架在轻轻摇动”，这里的最终决斗以一个悬念为终结，武藏的刀到底砍下了没砍下，无二到底死没死，和金庸《雪山飞狐》的结局——“这一刀到底劈下去还是不劈？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相较于金庸先生在后记中所写，“每一位读者，都可以凭着自己的个性，凭这个人对人性和这个世界的看法，做出不同的抉择”，木下昌辉还是在最后一章中侧面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但是很显然中日两国的作者笔下，侠客们一线之间的这种抉择，透过悬念可以让读者更好的感受到其纠结，并会反复想象这个场景。

同样是细节，金庸在《越女剑》中用西施捧心——“阿青这一棒虽然没戳中她，但棒端发出的劲气已刺伤了她的心口”来侧面烘托出当时境况的凶险，以及阿青武艺之高，而木下昌辉则是透过老者脖颈上露出的伤痕，“从伤痕的大小和角度来看，不难想象是如何打中的”，侧面烘托出了当时无二的生死一线间，以及宫本武藏功夫的登峰造极。伤疤是最好的证明，在两国大师的笔下，也都很喜欢用伤痕来侧面印证侠客武功的高强与当时境况之险。

而中日的武侠作品中，也都不约而同的包含着文化艺术元素，《敌人的名字是宫本武藏》中的草木染，绘画等元素贯穿小说，“绘画、茶器、或人物的内心等都会通过变换颜色显露出来”，这一句更是道出了真谛，透过武藏不同时期的绘画作品来展示其内心的变化，最显著的是颜色的变化，隐含的还有内容的变化。在金庸的小说中，艺术元素则更为多样，音乐、绘画、书法、围棋，乃至饮食，都能与武功，人物内心，境界相结合。中日的作品中更是都出现较艺的场面来展现高手境界上的比拼，让人心生向往。其中吉冈源左卫门和宫本武藏的较艺上，宫本武藏在看到吉冈源左卫门所染的窄袖便服之后给出的评价“却不是能深入人心的颜色”“此色，某个时候定会褪色”，犹如刘正风曲洋死前评价评价莫大先生的胡琴“一味凄苦，引入下泪，未免太也俗气”。

而两国武侠作品中，对于高手的境界，也颇有共通之处。《敌人的名字是宫本武藏》书中贯穿的武藏的绘画，由绘画所反映出的境界，由少年时的小动物，到壮年期的超越了黑的深

渊般的黯黑，唯有黑白两色的境域，再到最终无需彩色，仅用墨的浓淡便表现出丰富的色彩，充满生机的一幅大雁飞过水面的水墨画，让看到的人眼眶湿润，再难忘怀，无端让人联想到《神雕侠侣》中寥寥数笔却让人印象极深的独孤求败，其境界由弱冠前用剑的“凌厉刚猛，无坚不摧”，到四十岁前的“重剑无锋，大巧不工”，再到最终四十后的“不滞于物，草木竹石均可为剑，渐进无剑胜有剑之境”。

人生本就是江湖。2020 年无疑是艰难的一年，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，一场场考验接连不断。面对考验时，希望两国人民都可以坚守本心，不要像书中的幸阪甚太郎一般在恐惧中迷失自我。所谓武侠，武字在前，即为形式，侠字在后，为之根本。我们未必要凭借武力解决问题，只要心中有侠字，有原则，保持一份赤子之心，便是侠客，无论置身何地，都如仗剑江湖一般恣睢畅意。望两国人民不忘侠客梦，常怀侠义心，凭一身本事立于世，靠热血本心行江湖，共克时艰，携手前行。ⁱ

ⁱ 所阅图书：《敌人的名字是宫本武藏》（日）木下昌辉 上海文艺出版社